

风雨前程

王启儒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风雨前程

王启儒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ISBN 7—80680—367—X/I · 27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前程/王启儒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80680—367—X

I. 风...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2528 号

风雨前程

王启儒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杨凌三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0.375 印张 230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一版 200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80—367—X/I · 273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2100)



王启儒，男，1940年1月生，陕西省礼泉县人。1965年大学毕业后，从教两年，后涉足政界，先后在县文教局、宣传部、组织部工作，1984年以后，相继在县（区）担任县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作者虽然长期在政界工作，但却钟情于文学，多年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官闲弄笔”（评论界语），创作并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出版有小说集《残月如钩》、《夜的迷茫》和人文历史专著《遥远的辉煌》。作者于2000年退休，2002年至今担任杨凌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作协名誉主席。

作为一名领导,最应当警惕的是个人的安全问题。因为你大权在握,各类人都会趋之若鹜,有求于你的,都会给你种种好处的,各种诱惑会接踵而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权力是一种陷阱,稍有不慎,就会陷入腐败的泥坑,就会从权力的阶梯上跌落下来,堕入深渊。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权力是双刃剑,弄得不好,是会伤了自己的,作为领导要居安思危,拒绝诱惑,防止权力可能带给自己的危害。

——作者手记

1

一辆桑塔纳 2000,沿着一条浅谷盘山而上。车上坐着秦原县新任县委书记余江。秦原县是一个半山区县,一半在平原,一半是山区。他今天要去北部山区的几个乡走走,现在正赶往峰东乡。

一路上,县委办公室主任陈万林,断断续续地向他介绍了路两边的乡镇和村庄的名字。大约 40 分钟后,小车进入峰东乡地界。透过车窗向外望去,起伏不平的塬坡上,斑斑驳驳地横着一块又一块麦田,偶尔还有一些果林夹杂其中。一冬没有落雪,麦苗萎黄萎黄的,那果林也似枯死的树木一般,还有一些山坡荒芜着,杂生着一些茅草和灌木,枯枝在寒风中瑟瑟抖动。不时闪现在视线中的山村、枯树、破墙、矮房、柴草堆,给人一种凋敝、苍凉的感觉。余江没有想到,秦原县还有这么落后的地方!他更没有想到,他会调来这里任县委书记!

调动是出乎人意的。当时他在清河市所辖的河滨县任常务副县长。时值年末,工作繁忙,他正在出席县上的一个会议,县委书记高宏哲忽然打电话叫他。到了高宏哲那里,高宏哲告诉他,他的工作市委已经定了,去秦原县任县委书记。

怎么会是秦原县呢?在这以前,市委组织部对河滨县的党政班子进行了考察,传言说高宏哲要去市上任副市长,现任县长接任县委书记,他这个常务副县长接任县长职务。后来他去高宏哲那里打问,证实了这个传言。说实在话,他已经做好了任河滨县县长的思想准备,怎么现在又变了呢?

高宏哲说:“地方有点不理想,但职务却由县长变成了县委书

记。”

高宏哲在河滨县当了多年县委书记，余江就是在这位老领导的亲手培养和关照下走上领导岗位的，现在听说把自己调到全市最落后的秦原县工作，就向老领导求情说：“请高书记给市委说一说，把我留下来，我还是在河滨县干吧。”

“市委已经定了，并报省委组织部批准，再不可能变了。”高宏哲解释说，“况且，这是提拔，是破格提拔。按一般规矩，从县长中提拔书记，从副书记或副县长中提拔县长，你是一步跨两个台阶，直接由副县长上了县委书记。”

这一点余江心里清楚，就是那里太落后，他心里顾忌这个问题。

“去吧，机会难得。你还年轻。愿你从这里走出去，一路走好，节节而上。”高宏哲语重心长地说。

余江还拿不定主意，还在思考。

“市委许书记让你立即去市委，他要亲自给你谈话。去吧，好好向组织表个态，高高兴兴去吧。”高宏哲又说。

余江听从了老领导的劝告。当他离开时，忽然想到了老领导的工作变动问题，就关切地问：“高书记，您的工作……”

“去市上。”高宏哲平静地说。

余江高兴地想，去市上就是提拔任副市长。看来，他去了秦原县，老领导还是他的上级，今后的工作还要老领导关照。

当余江来到市委时，许冠录书记、还有组织部长袁方正在小会议室等候他。

许冠录书记一见面就说，今天召你来，是要把你的工作变动一下。秦原县是我市的一个后进县，多年来班子一直出问题，五年换

了两任书记,每一任没有干满一届就干不下去了。这次市委下决心从先进县挑选一名强手过去,想从此扭转那里的被动局面。经过慎重挑选,市委决定让你去那里任县委书记,已报省委组织部同意,批复已经下来……

许冠录书记讲完以后,组织部长袁方又向他简要介绍了秦原县当前党政班子的情况。末了,两位领导的目光都落在他的脸上。他知道该是自己表态的时候了。他还能说什么呢,正如老领导高宏哲开导他的,这是破格提拔,他怎好挑挑拣拣,向组织讨价还价!况且,这几年官场上盛行跑官要官之风,甚至有人出钱买官,而自己没有任何气力,没有费任何周折,就上到县委书记这个台阶上,这是组织对自己的极大信任。此刻,听了两位领导的谈话,在他的思想深处,正涌动着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虽然从先进县调到后进县,工作可能艰苦一些,工作难度可能大一些,但却擢升为县委书记,这将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多年来的官场生活,使他感到自己的生命特长于在官场上燃烧。但在这以前,他一直是个副职,处于从属的地位,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从此以后,他将成为一个县的一把手,处于主导地位,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在他之上再无第二人,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工作思路,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他只有38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现在不展露才华,大干一场,更待何时!至于说到秦原县落后,那有什么?越是落后的地方,工作起来越见眼道,越容易干出成绩来。虽然作为党的一名领导干部,其宗旨应当是为人民服务,但永远滞留在一个岗位上,干一样的事,久而久之,那还有什么意思,那生命的燃烧就会失去动力,失去光彩。既然已经跻身于官场,跻身于领导干部这个行列,就不能永远滞留在一个台阶上,应该积极进取,尽快跨过这个台

阶，登上上一个台阶，掌握更大的权力，在更大的范围内施展自己的才华，追寻生命的更加辉煌。于是他欣然接受了组织的任命。

从小会议室出来，余江正准备离开时，市委副书记曹剑新正巧从自己的办公室出来。大概因为曹剑新没有分管组织工作，所以没有参加对余江的谈话，现在碰到面上，出于礼仪，余江不能不去他的办公室坐坐。进了曹剑新办公室，曹剑新很客气，又是倒茶，又是让烟，又冠冕堂皇地对他说了一些赞扬的话。末了，曹剑新告诉他，秦原县现任县长田明理是一个很不错的同志，他已经打电话告诉田明理，让他支持余江的工作，相信他俩定能很好配合，把秦原县的工作搞好。田明理过去任副县长时，余江同他一起开过会，也算熟识，但没有深交，现在听曹剑新这样说，只有连忙点头称是。

余江就这样于古历腊月中旬仓促赴秦原县上任。此刻，当他看到这凋敝的山村，荒凉的原野，才真切地感到秦原县的落后了。

九点半左右，小车驶入峰东乡政府。因为县委办公室事先打了招呼，乡上的几位领导都在。一阵寒暄过后，余江被让进了会议室。等大家都坐下以后，先由陈万林把乡上的各位领导介绍给余江，然后由乡党委书记王景录汇报全乡的基本情况。余江从汇报中听到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超过了国家规定的贫困线，就问：“你们汇报的是全乡的人均值，就各个村来说，还有没有贫困村？”

几位乡领导面面相觑，最后都把目光落在了王景录身上。

王景录为难了好一会儿才木木讷讷地说：“北部有几个村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相对贫困一些。不过，从全乡来说，到上个世纪末，人均粮食和收入还是达到了国家规定的脱贫标准的。”

余江知道，前些年上级提出扶贫攻坚，要求20世纪末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按照王景录说的，峰东乡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明眼人一听便知,这里包藏着弄虚作假的祸心:用平均值来掩盖部分农村的贫困问题。余江望着这个40多岁的乡党委书记,进一步追问:“你说的北部那几个村呢,到底是脱贫了,还是没有脱贫?”

王景录迟疑了好一会儿,吞吞吐吐地说:“那几个村……还没有脱贫,但县上只统计全乡的人均指标……”

余江接上王景录的话茬,有点讥讽地说:“于是这些村的贫困问题就算解决了,就没人过问了!”

王景录涨红着脸,尴尬地苦笑了一下。

余江既感到可气,又感到可笑。他心中愤懑地想:党把你们放在这个岗位上,让你们为老百姓谋利益,你们竟然置老百姓的贫困于不顾,至今还隐瞒着这个问题!你们的良心何在?责任心何在?余江本想发作,狠狠地批评一通,然而末了,他顾忌到自己初来乍到,又是第一次下乡,第一次见面,实在不好就来个下马威;况且,他们这样做是县上默认了的,县上也是有责任的。余江这样想着,又打量起坐在面前的几位乡领导。这时,他们个个眼睛瞪得大大的,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他,仿佛做错事的小学生一样,正在等待着老师的训斥;特别是那个王景录,诚惶诚恐地看着他,表情是那样猥琐,那样可怜,好像一个罪犯在法庭上,正在等待着宣判一样。这是一个庸碌无为的班子!余江心中这样断言。他不想再听什么汇报了,也不想就上边的汇报做什么“指示”,谈什么意见了。按照当初的安排,这次下乡主要是去乡上认认门,见见各乡领导,粗略地了解一下情况;但余江听到上边的汇报以后,临时改变了主意,想下村看看那些贫困村到底贫困到什么程度。“咱们下村看看吧。”余江扭头看着坐在身边的陈万林,竭力压制着心头的

快,以和缓的口气说。

本来做好了挨批的准备,到头来却平安无事,在座的乡领导们都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汇报会半途而废,就这样结束。众人出了会议室。王景录急忙凑到陈万林身边小声问:“陈主任,你看去哪个村?”余江在一边听到了,就说:“去一个贫困村。”王景录略微思索了一下,就说:“那就去北岭村吧。”

王景录急慌慌地去做安排。不一会儿,那位叫贺前进的年轻乡长骑上摩托溜烟去了,余江知道那是打前站去了。接着一辆破旧的昌河面包从乡政府后院开了出来。王景录这才来到余江和陈万林身边,为难地说,去北岭村路不好,小车不能去,让他俩坐乡上的面包车。余江和陈万林上了面包车,王景录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面包车驶出乡政府,走完街道后,顺着一条石子路向北,翻过一道岭,路面成了土路,坑坑洼洼不平起来,车子摇晃颠簸得很厉害,车后扬起一缕尘烟,从密封不严的门缝扑了进来,弄得车内也尘土飞扬。车行半小时后,前边又出现了一道岭坡,坡前有了农家。王景录说北岭村到了。这是一个小小的山村,村民们顺着那道岭坡一溜排着住过去。车行到村口,那位年轻的乡长和一位戴绒帽的老农民站在那里等候。经过介绍,余江知道那老农叫张满仁,是北岭村的村支书兼村长。张满仁要大家上车,直接去村委会办公室。余江说先去村民家看看,就径直向最近的一户人家走去,众人都跟了过去。这户人家有一圈残垣断壁样的院墙,安一扇用藤条编织的柴门。推门进去,院内堆放着一堆柴草,一个用石块垒起来的茅厕,院尽头顺崖势挖掘了两孔窑洞。余江向窑洞走去。张满仁抢先一步,掀开窑门,大声喊:“人呢?”一个女人的声音从

暗处传了出来：“不在家。”余江随张满仁进了窑门，陈万林、王景录和贺前进也跟了进去。稍停，余江才看到了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和三个孩子偎坐在炕上。那女人见有生人进屋，连忙下炕找鞋穿。

“人哪去了？”张满仁问。

“串门去了。”那女人答。

“县委余书记来看看。”张满仁说。

“这么烂个家，有啥看的呢！”那女人说。

余江问了家里的情况，又问那大一点的孩子上学了没有，随后在窑里转了一圈，看了窑里的家具摆设。从那孔窑洞出来，张满仁向大门口走去，想领大家尽快离开这个家，但余江却向另一孔窑洞走去，其他人也跟了过去。张满仁只得又趑回来，抢到前头，掀开窑门。这是一孔小一些的窑洞，里边是锅台灶具，还有一口大瓮。余江掀开瓮盖，看了里边存放的粮食。

“粮食够吃到麦收吗？”余江问跟在后边抱着孩子的女人。

“还差一些，年后春暖了，山上有野菜。”那女人说。

出了窑门，余江心里盘算，这户人家的家当，满打满算，不过二三百元。

随后，他们又挨家挨户看了几户人家，家底都差不多。给余江的印象是：温饱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计划生育又严重超生，这真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接下来的一家，院落有几间瓦房，院落尽头还有两孔窑洞。一间瓦房里传来嘈杂的人语声。余江走进去一看，是几个青年坐在炕上，炕中央摆一张小桌，正在打麻将，看各人面前放的钱币，都是一些毛毛钱。张满仁说，县委余书记看望大家来了。慌得几个青年手忙脚乱，连忙下炕。余江说没事没事，大家

玩吧。从这间屋子出来，一个 50 多岁的老汉，穿戴整齐，从另一间房子出来。余江一问，才知道老汉的儿子在乡上工作，难怪这一户比别的人家要殷实得多。

从这户人家出来，余江问：“计划生育工作搞得怎样？”

张满仁说：“按照乡上安排，单月查，双月清，半年总结，年终总评，都搞着呢。”

余江知道，这几句话是对全年计划生育工作的总体概括，各地都是这样抓的，没想到张满仁把这几句话记得烂熟。余江不由得嗤地笑了一下，又扭头看了看王景录，想听听他怎样谈这个问题，不料王景录心虚，赶忙低下头来。那个一直跟在后面的贺前进，这时紧走几步，对余江说：“前些年计划生育失控，从前年开始，我们下气力抓，煞住了超生风。”

余江看着这位乡长。这是一个 30 岁左右的年轻人，眼睛一眨一眨的，显得很机灵。他心里清楚余江已经看出了计划生育失控的问题，知道是掩饰不住的，就来了个说明，那意思是说，你看到的孩子都是前几年生的。但余江明明看到有的女人身边有两个孩子，怀里还抱着一个，这怎能说是前几年生的呢？贺前进在余江逼视的目光中显得不自然，连忙放慢了脚步，落在了人群后面，逃避了余江那严厉目光的审视。

后来他们去村委会办公室。说是办公室，实际上是在张满仁家里借用了一间房，挂上北岭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牌子。张满仁家还算殷实，偌大的一个农家小院，有几间瓦房、几孔窑洞。人在瓦房里住，一孔窑洞做贮藏室，一孔放一些杂碎东西，还有一孔窑里圈了十几只山羊。进了村委会办公室，张满仁给大家倒了茶水，又让了烟，接着简要介绍了村里的情况。余江问村民的脱贫问题怎

样解决？张满仁说我们这里条件太差，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余江说，你这个村支书就搞得不错嘛！你能养羊致富为啥不能带领群众养羊致富？张满仁笑了笑说，有些群众想养但买不起羊羔。余江对王景录说，你们乡上都不能想些办法，给群众解决发展自救资金？王景录赶忙应诺：我们下去立即和信用社联系。但张满仁却说，要是大家都养羊，没有那么多牧草。余江笑着揶揄道：难怪你不设法带领村民养羊致富，是怕影响了你的致富门路！张满仁红着脸辩解说，可我并没有阻拦群众养羊啊！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从北岭村回到乡上，已是下午一点半左右。吃中午饭前，余江和陈万林坐在王景录办公室休息，看看书记、乡长都在，余江语重心长地说：“我的书记、乡长啊；解放都五十多年了，改革开放也二十多年了，人类已进入 21 世纪，我们的老百姓还这么贫穷！我们常讲要为官一任，富民一方，可我们却对面前的贫困问题熟视无睹，或者说无动于衷，想用全乡的平均值来掩盖这种贫穷，听任老百姓就这样贫穷下去，这撇开党的原则、宗旨不说，就是天理良心也不容啊！”

王景录和贺前进连连点头称是。

最后，陈万林也说了几句。他做了多年县委办公室主任，熟知跟随领导者的职责。他明白无论领导说什么，作为随从，都要强调领导指示的重要性，都要说几句下去认真贯彻执行之类的套话。然而今天，他对这里的贫穷也深有感触，他从内心深处感到余江指示的重要性。所以他最后强调的几句，绝不是冠冕堂皇的客套话，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心实意希望乡上能认真落实余江的指示，能真正解决这里的贫困问题。

接下来吃饭。按照余江事先的叮嘱,这次下乡不许大摆宴席,大吃大喝,所以灶上只加了两个菜。吃饭时,陈万林的手机响了。他去饭厅外接完电话回来,满脸忧虑。余江问县上有什么事吗?陈万林说叫您立即回去。余江问出了什么事?陈万林迟疑了一下说,几十名群众为化工厂的集资款去市上上访,陈书记说他已经安排人去接了,但群众要求回来以后一定要您接见。化工厂的集资款问题,余江来秦原以后已有所闻,但没有想到会闹得这么大。他听了陈万林的陈述,放下筷子,脸上掠过一片乌云说,我们下午不是还要去其他乡吗,让陈书记接待一下不行吗?陈万林为难地说,我这样说了,陈书记说不行,说他已经接待过多次了,没有解决问题,群众不信任他了。余江吃力地咽了口唾沫,连吃饭也没胃口了,索性站起身来,说他已经吃好了。

回家的路上,余江的心情很不好,长时间无话。陈万林见是这样,也不敢多嘴。直到小车驶出峰东乡地界时,余江才从沮丧中解脱出来,思绪又回到扶贫工作上来。

“像峰东乡这种贫困情况,全县还有没有?”余江忽然问。

“北部几个山区乡,不同程度都有。”陈万林说。

“县上过去是怎样抓这项工作的?”

“开过多次扶贫工作队,传达了上级的会议精神,布置了扶贫工作——那几年叫扶贫攻坚,也抽调过干部下乡包村,但一直收效不大。”

“于是到了世纪末,就用平均值来掩盖这一部分贫困,按时完成了扶贫攻坚任务!”

陈万林为难地苦笑了一下。

“这两年全国又划定了一批国家级贫困县,秦原县没有上

报？”余江又问。

“没有。上世纪末秦原已经上报解决了农村的贫困问题，一时不好改口。”陈万林说。

“于是就打肿脸充胖子，硬着头皮撑下去。”余江不客气地说。

陈万林苦笑了一下，又补充说：“后来听说上级对贫困县的扶持力度很大，县上跑了多次，但已经迟了，没有争取上。”

“这样下去，吃亏的是老百姓！”余江加重语气，有点愤愤不平地说。

2

县委副书记陈汉清，实在不愿意接待化工厂的上访群众了。

几年前，一名在我国东部地区某化工厂工作的秦原籍干部回到家乡，建议县上办一个化工厂，技术由他引进。当时县上经过考察和论证，认为这个化工产品市场前景广阔，厂子投产以后，年税收在千万元左右，效益如此可观，县上决定上这个厂子。然而在办理银行贷款的过程中，金融政策规定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自有资金做基础，方可贷款。秦原县是一个穷县，县财政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于是就采取以资带劳的办法，提前招工 200 名，每人带资 5000 元，厂子建成以后，由税前利润中分三年还清。谁知厂子建成时，全国一下子上了这样几个厂子，市场很快饱和，价格大跌，再加上技术力量弱，产品合格率低，使这个厂子一投产就陷入严重的亏损局面，最后不得不被迫停产，200 名工人下岗。两年以后，归还集资款的时间到期，县上拿不出钱来，化工厂的工人就开始上访，而书记、县长们又不愿意接待，陈汉清分管信访工作，每次都由他出

面接待。最初,他还抱着积极的态度,向县委和县政府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县上最后研究,决定靠招商引资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无法可想,只得采取哄骗的办法,一次又一次地把上访群众打发走。现在,上访群众已经完全不信任他了,所以他给陈万林打了电话,一定要新来的书记余江回来,接待上访群众。然而,现在都3点多了,还不见余江回来。

不一会儿,他听到县委前院吵吵嚷嚷,一片嘈杂声。接着县委办公室秘书杨明跑进他的办公室说:“陈书记,上访群众接回来了。”

余江还没有回来,陈汉清在机关,又分管信访工作,他要是不出面,显然说不过去,出面吧,又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杨明知道陈汉清的难处,就说:“陈书记,您是不是再给余书记打电话催催!”陈汉清说:“余书记正往回赶呢。走,咱们先应付一下。”

陈汉清随杨明来到前楼,看见上访群众三五成群,在楼道说话,整个大楼乱糟糟的。他俩进入会议室,见上访群众有在凳子上坐的,有在桌子上坐的,一片混乱。看到陈汉清和杨明进来,外面的群众也跟了进来,会议室的嘈杂声也渐渐平息下来。

陈汉清大声讲:“同志们辛苦了……”

“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苦,三还是不怕苦!”一个小伙子流里流气地喊。

会场里立即爆发出一阵哄笑。笑声过后,又一个小伙子高声讥讽地说:“陈书记,你说话不算数,我们不听你的,你还是回你的办公室吧!”

“对,陈书记说话不算数,我们不听你的!”几个青年随声附和。